

马云 著

中国现当代 作家作品 研究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散文的开拓者李大钊○怀人散文中的鲁迅

永远祈祷着的冰心○茅盾小说中的批评者○郁达夫小说的四重

楼台○从《诗剧》到《史剧》○思想家沈从文○萧红二题○端

木蕨良的文学命运○花园里的巴金○从叙事语式看张爱玲

政治理念的诗意阐释者杨朔

理想主义的激情朗诵者秦牧○自然山水中的贾平凹○翩翩起舞的小说家铁凝○大众演讲家余秋雨○草原双雄：端木蕨良与张承志○天津《绿波社》

诗人群○《莎菲女士日记》的空间化叙事○《围城》中比喻的性质与叙事功能○《南市街》的创作心境与情感世界○《科尔沁旗草原》的文学史地

位○《画梦录》：诗与思的交流○《春桃》创造的母题及其演变○《我与地坛》：抒写生命之痛○《大陆与情感》：张承志的情感记忆○《浮躁》

的悲剧意蕴

I206.6/157

2007

马云 著

中国现当代
作家作品
研究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马云 著. - 北京: 人民
文学出版社

ISBN 978 - 7 - 02 - 006055 - 9

I. 中… II. 马… III. ①现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②当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5146 号

责任编辑: 杨 柳 装帧设计: 吴 慧
责任校对: 马云峰 责任印制: 张文芳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Zhong Guo Xian Dang Dai Zuo Jia Zuo Pin Yan Jiu

马 云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13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5 插页 3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02 - 006055 - 9

定价 21.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作者像

目 录

上编 作家论

一	中国现代散文的开拓者李大钊	3
二	怀人散文中的鲁迅	10
三	永远祈祷着的冰心	17
四	茅盾小说中的批评者	24
五	郁达夫小说的四重楼台	36
六	从“诗剧”到“史剧” ——老舍话剧舞台视野的拓展	46
七	思想家沈从文	62
八	萧红二题	68
九	端木蕻良的文学命运	87
十	花园里的巴金	94
十一	从叙事语式看张爱玲	104
十二	政治理念的诗意阐释者杨朔	114
十三	理想主义的激情朗诵者秦牧	121
十四	自然山水中的贾平凹	128
十五	翩翩起舞的小说家铁凝	133
十六	大众讲演家余秋雨	148
十七	草原双雄：端木蕻良与张承志	157
十八	天津“绿波社”诗人群	167

中编 作品论

一 《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空间化叙事·····	179
二 《围城》中比喻的性质与叙事功能·····	187
三 《商市街》的创作心境与情感世界·····	198
四 《科尔沁旗草原》的文学史地位·····	209
五 《画梦录》:诗与思的交流·····	224
六 《春桃》创造的母题及其演变·····	231
七 《我与地坛》:抒写生命之痛·····	239
八 《大陆与情感》:张承志的情感记忆·····	245
九 《浮躁》的悲剧意蕴·····	252

下编 其他

一 印象派绘画与中国文学·····	259
二 社交舞与“海派”小说·····	271
三 交响乐与中国现代小说·····	282
四 现代诗与音乐的离合·····	294
五 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精神·····	308
六 新时期乡村小说与民歌的结合·····	316
七 诗歌与交流·····	324
文学的味道(代后记)·····	329

上编 作家论

一 中国现代散文的开拓者李大钊

李大钊由于在政治思想史和中国革命史中的伟大地位,相对而言,遮蔽了他在文学史上的贡献。近来人们注意到《新青年》的文学性问题。朱寿桐说:“《新青年》虽然直接发动了文化革命,但作为杂志则以思想文化批判的办刊宗旨和基本面貌肇其始,以政治理论的探讨和政党立场的阐述终其结,留给人们的印象似乎主要还是政治思想文化刊物,文学性并不是很强。其实只要略加考察,便很容易发现,《新青年》作为综合性期刊,文学性气氛其实相当浓厚,文学性特色其实相当强烈,甚至一度可以视为文学性刊物。”^①《新青年》如此,李大钊在人们的印象中更是如此,鲁迅说他与李大钊“所执的业,彼此不同”。学术界对李大钊的研究也主要是在党史和思想史方面。文学史对他的定位只是早期的文学活动,对于他的散文评价也只有寥寥几笔。实际上,李大钊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散文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其散文创作的思想艺术成就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应该有一个科学的定位。

创造散文文体新形式

李大钊早期的文章不拘形式,或三言两语,或长篇大论,只要能够传达新思想和新观念即可。正是这种率性而为的自由姿态改变了

^① 朱寿桐《〈新青年〉文学与新文学传统》,《文艺报》2005年6月2日。

传统散文的束缚,为现代散文开拓了广阔的艺术空间。众所周知,现代杂文是从《新青年》的“杂感录”演化而来。而李大钊的杂文创作要早于这个时期,从1913年开始,他在《言治》月刊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性杂文,如《暗杀与群德》《论民权之旁落》《论官僚主义》《政客之趣味》等。《暗杀与群德》用辩证的思想论述暗杀是一把双刃剑。“暗杀可倡于有德之群,不可倡于丧德之群。”暗杀对于仁人志士,是不得已而为之,且“引以为大不幸”。而强暴者为之,“反恃此为快心之具。”所以“暗杀之风不可长于群德堕丧之国”。对于当时革命过程中流行的暗杀手段,李大钊持谨慎态度。《政客之趣味》一文,李大钊分析政客追名逐利的本性。当政客官场失意,或为无底洞的名利感到失望时,即会转为鬼混的生活。因此他断言:“政客之生活,既为鬼混之生活,政客满民国,民国遂亦为鬼混的民国。”这些文章虽然是用文言所写,但其内容已是现代杂文的精神。1916年,李大钊在《晨钟报》上发表的杂文《权》一文,也是极好的杂文,他力举历史和现实的当权者为“权”而专制的事实,指出:“权无限则专,权不清则争,惟专与争,乃立宪政治之大忌,而(专)制国民之常态也。故欲行立宪政治,必先去专与争,欲去专与争,必先划除专制国民之根性。”《新青年》开辟“随感录”栏目后,不少报刊杂志增设了“随感录”栏目。李大钊在《每周评论》和《新生活》上发表了大量的小杂感,三言两语,类似格言警句。为现代杂文文体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小杂感大都是时评,是对中国政治生活时弊的批判,尖锐深刻,以少胜多,像鲁迅杂文一样,如投枪匕首。

从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线索看,五四时期以杂文为主,“五四”落潮以后,散文文体呈现多样化趋势,随笔小品大量出现。而李大钊的随笔小品在时间上也处于领先地位。散文史认为,李大钊1919年8月发表在《新生活》的《五峰游记》“是现代散文史上早期的国内游记”“是小品散文草创阶段的标本。”^①李大钊1917年4月发表于《甲寅》日刊的《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1920年6月发表在《新生活》的《自然与人生》都是较早的艺术随笔。在《自然

^① 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史》70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

与人生》一文中,他思考了生与死的问题。他认为生死是一种自然现象:

对于自然的现象的“生”,既不感什么可以恐怖;那么对于自然的现象的“死”,也不应该感什么可以恐怖。我们直可以断定死是没有什么恐惧的。死既与生同是自然的现象,那么,死如果是可悲哀的,生也是可悲哀的;死如果是有苦痛的,生也是有苦痛的。生死相较,没有多大的区别。

在这里,李大钊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感悟生与死,把生死看作一种自然现象,排除了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慌,从而达到了豁达洒脱的大无畏境界。这是他勇于投身革命斗争,置个人的生死于度外的思想基础。李大钊在工作之余,偶有闲暇的日子,他会以一种休闲的形式写作,有的以通信形式,有的以游记形式,或者艺术随笔,写他对自然的热爱,对人生的感想。这类作品尽管数量不多,但表现了李大钊人生的另一面,一个革命者的别样情怀。

李大钊的文章不能从狭义的文学角度去看,他的文章是中国传统的文章之道,文史哲合一。在他的文章中可以从政治角度去读解,也可以从哲学角度去读解,亦可从文学角度去看。这类论文与中国传统的散文相近,是一种抒情言志的散文。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青春》一文。中心是对青春中国的想像,对中国未来的想像。从自然发展规律,圣者的言论,人类的发展过程等诸多方面论述新老替换的规律,青春转换的大势之必然。这篇文章虽然用文言所写,但是文章体现的新思想新观念,表现的激昂亢奋的情感,从精神实质上看具有现代散文素质。他的《美与高》《今》《今与古》《时》等文章都是议论说理的好文章,把古代政论和现代时评融为一体,演变成一种现代的议论文。

李大钊散文的思想构成

李大钊散文的思想不是人们印象中的单纯的政治或革命,而是熔铸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思想和革命精神,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

先进的思想品质。

李大钊早期的文章传统的思想多一点。李大钊是从传统中走出来的,他接受过中国旧式的教育,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在他身上可以集中看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更可见到燕赵文化慷慨悲歌之气。1913年,他在《文豪》一文中,列举古今中外文豪皆艰苦备尝,而巨帙宏篇,独能照耀千古的例子,认为文学的作用在于用世,在于补造物者之缺陷。“文豪与世运之关系,其见重于社会,不在盛世,而在衰世。”文学家就是在社会衰微的时候应运而生,“以全副血泪,倾注墨池,启发众生之天良,觉醒众生之忏悔。”以达救人救世之目的。历尽艰辛而不辞。同时他还指出,虽然“千古之文章,千古文人之血泪”,但是文人不可以厌世之文,断其希望。“徒为厌世之文,不布忏悔之旨,致社会蒙自杀流行之影响。”这样的后果是文人无法承受的。他呼吁当代作者,要大声疾呼,以唤醒沉睡于罪恶迷梦中的众生。李大钊很早就确立了文学启蒙的思想。在这篇文章中,他思考了文豪的命运,总结“文章憎命达”的原因:“一世界观,一同情心。”文豪思想境界的高远,使其能“人天物我,息息相见以神,故能得宇宙之真趣,而令读之者,有优美之感”。人生百年,芸芸众生,谁无隐痛?古今文豪多在怨恹凄苦、飘零沦落之中,他们先我淋漓痛切道出,所以能引起共鸣。在这篇文章里,表现出李大钊为社会为民众著述,甘愿牺牲奉献的精神和信念。这也是他对于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的继承。

李大钊作为一位现代知识分子,最可贵的思想是思变。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求稳。在这一点上,李大钊走出了传统,使他的思想带有现代文化的特色。李大钊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和革命思想。在他的文章中可以感受到他对未来的创造欲望和对建设一个新中国的想像。他在《青春》一文中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详尽论述了新旧更替的规律。他认为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既有进化,必有退化”。“有生即有死,有盛即有衰,有阴即有阳,有否即有泰,有剥即有复,有屈即有信,有消即有长,有盈即有虚,有吉即有凶,有祸即有福,有青春即有白首,有健壮即有颓老”。由此推知,一个民族也是如此:“有青春之民族,斯有白首之民族,有青春之国家,斯有白首之

国家。”从历史上看,新兴国家与陈腐之国相遇,陈腐之国必改,青春之国与白首之国相遇,白首之国必改。因此,李大钊认为,中国已成老大之邦,白首之国,必须更新改造。而且他看到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由此产生了一种求变的紧迫感。1917年,他在《〈甲寅〉之新生命》中说:“今日之世界进化,其蜕演之度,可谓流动矣,频繁矣,迅捷矣,短促矣。”因此,只有努力顺应这种变化的潮流才能求得民族的生存。李大钊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要改造中国的愿望,更新中国的愿望比谁都要迫切。表现在他的文章中就是一种峻急的风格,凌厉的气势。他在《新纪元》一文中更是热情洋溢地呼唤新纪元的到来:“新纪元来!新纪元来!”但是李大钊指出,他所指的新纪元不是陈陈相因的“灯光照旧明,爆竹照旧响,鱼肉照旧吃,春联照旧贴”式的自然的更新,而是创造一种理想的新纪元:“把那陈旧的组织、腐滞的机能一一的扫荡摧清,别开一种新局面。这样进行的发轫,才能配称新纪元,才能算完成他的崇高的生活。”他对现实改造的欲望如此强烈,以致于他的文章始终贯穿这一主题。

李大钊的现代思想还表现为他总在与世界的对比中思考中国的事情,把中国放到世界的格局中去审视。他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文中主张沟通城市和乡村,从物质和文化两方面去打破城市和乡村的隔膜。他还指出:“我们既然是二十世纪的少年,就应该把眼光放的远些,不要受腐败家庭的束缚,不要受狭隘爱国心的拘牵。我们的新生活,小到完成我的个性,大到企图世界的幸福。我们的家庭的范围,已经扩充到全世界了,其余都是进化轨道上的遗迹,都该打破。我们应该拿世界的生活作家庭的生活,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他在《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一文中已经敏感到现代社会步伐的加快,西方已把动的生活侵入到东方传统的静的生活之中,他认为“今日动的世界之中,非创造一种动的生活,不足以自存”。这实在是先知者的英明之见。

作为一位职业革命家,李大钊的文艺思想是带有革命功利性的。1918年,李大钊在《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中,集中阐释了他的文学革命思想。他认为俄国文学“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先声”“俄国革命全为俄罗斯文学之反响”,是俄罗斯文学引领着革命。李大钊对俄罗

斯文学做出了极高的评价。其目的意在指引中国文学走俄罗斯文学的方向。基于此,李大钊的文章革命色彩更浓,革命的目的性更加明确。他后来在五卅时期写的一系列文章中都是围绕这一革命宗旨。《庶民的胜利》《再论问题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使李大钊逐步由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最终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一个不屈的革命家。

李大钊散文的艺术个性

李大钊散文的艺术风格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的体现,表现了一代伟人的艺术风范。

李大钊的散文立意高远。他的文章往往站在纵观古今中外的视野上,在对比变化中看世间的演化与人世的沧桑。《今与古》开篇就说:“宇宙的运命,人间的历史,都可以看作无始无终的大实在的瀑流,不断的奔驰,不断的流转,过去的一往不还,未来的万劫不已。于是时有今古,人有今古,乃至文学、诗歌、科学、艺术、礼、俗、政、教,都有今古。今古的质态既殊,今古的争论遂起。”李大钊站在历史的高度指出了古今之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接下来他梳理了西方社会几次大的古今之争,通过争论,知识和理论上获得了进步,最后通常是崇今派获得胜利。所以正确的态度是:“你若爱千古,你当爱现在。”文章的胸襟、气度都是不同凡响。

李大钊在散文创作中把远大的抱负和政治理想转化为艺术想像,或者说他创造了一个社会形象,即“新中国”。1918年,李大钊在《言治》季刊发表文言小说《雪地冰天两少年》,署名剑影。小说讲述一个浪迹天涯的少年,途中与野兽搏斗,与恶劣的环境搏斗。后来遇到一位知己,两人共商民族国家大计,展示宏图伟业。他们主张建立一个合汉满蒙回藏铸成一个民族精神而成的新中华民族,同立于民主宪法之下,自由以展其特能,以行其自治。表现出政治家的远见。其后,李大钊关于建立“新中国”的思想逐渐清晰,在他的文章中总是贯穿着这种理想主义的热情,有一种对于未来世界的想像。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中,李大钊把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理想

化为形象,他说:“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少年中国的形象在李大钊的想像中是鲜活的、生动的,是与目前的老大中国完全不同的,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生长着,奔跑着的动感形象。

李大钊散文还表现出深刻的哲理性。他思想中有一种紧迫的时间意识,他在思考人的一生在历史长河中的意义,个人的生命在时空坐标中的价值。时间是一把双刃剑,“时是伟大的创造者,时亦是伟大的破坏者。历史的楼台,是他的创造的工程。历史的废墟,是他的破坏的遗迹。”既然如此,人生应该怎样把握?在空间上可以往返,而时间上,只有前进,不能往返。我们“只有行动,只有作为,只有迈进,只有努进,没有一瞬徘徊的工夫,没有半点踌躇的余地”。而且我们的行动不允许反悔,走过去了就不可复返。历史的人物和事件,是只过一趟的,只演一回的。李大钊通过对时间的感悟警示自己和世人抓紧时间行动,而且要明确目标,且勿盲目。李大钊的许多文章都是用辨析的态度写对立的两面,如《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新的!旧的!》《今与古》等,表现出很强的哲理色彩。

李大钊的文章是他的生命和血肉铸成的,充满了昂扬的热情和激情,字里行间洋溢着青春的魅力。正如他在《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一文中说:“我爱少年,我爱新春,我爱自然;我尤爱我少年以新春旅行记,为少年与新春与自然缔结神交之盟书。行矣,都会少年!行矣,新春旅行之少年!”李大钊的精神与青春同在,与新中国同在。一种无限向往的激情鼓荡着他,他的文章常用排比句式,气势磅礴,令人回肠荡气。我们阅读李大钊的文章首先感受的是作者的人格精神,蓬勃向上的热情,牺牲奉献的信念,高度的历史责任感,这些都给人以震动和鼓舞。

李大钊不是为文学而文学,他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中陈述过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对国家和民族高度的责任感推动他去写作。他的散文在思想史上有其独特的价值,从文学角度看,亦是艺术的诗篇。

二 怀人散文中的鲁迅

—

鲁迅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以“横眉冷对”的姿态居多。而在有些人的笔下,鲁迅甚至具有好斗、褊狭的性格。人都是一个多面体,鲁迅也不例外。鲁迅有一类怀人散文是缅怀故友的,集中读一读这类文章,看看怀人散文中的鲁迅形象,对于鲁迅会有一种新的了解和认识,可以感知鲁迅性格的另一面。

怀人散文是指那些纪念和缅怀亲友的散文,它由古代祭文和碑传文发展而来。早期的祭文和碑传文多为应酬之作,缺乏真情实感,属于日常应用文。唐宋以来,古文革新运动也给这种古老的文体注入了新的活力,出现了以怀人为中心,自由抒情达意的新祭文——怀人散文。韩愈《祭十二郎文》悼念他的侄子老成,但通篇对老成的生平事迹一概不提,只紧紧围绕叔侄二人生离死别的情感中心去写,感情真挚,催人泪下,一扫古代祭文的华靡之辞,谀墓之气,成为“祭文中千古绝调”。欧阳修在其父亲死后六十年所作的《泷冈阡表》,没有罗列父亲的生平事迹,只记了一二件事,就深情地写出了父亲的仁贤至善。《祭十二郎文》《泷冈阡表》,加上袁枚《祭妹文》,被看作古代祭文中鼎足而立的优秀篇章。清人沈德潜认为,此等文字“直举胸臆,情至文生”,是祭文变体,亦是“祭文绝调”。他已经注意到这样的文章与一般祭文有别。祭文在变,碑传文也在变。韩愈的《柳子厚墓志

铭》记述柳宗元生平事迹,不是事无巨细的罗列,而是经过精心选择安排,运用史传笔法,尺寸斤两,不放一步,被后人誉为“古今墓志第一”。明末张溥《五人墓碑记》歌颂五壮士以身殉道的大无畏精神,抨击魏阉党的残暴无道,叙述与议论相结合,颇具杂文风采,是明末散文的压卷之作。梁启超给这类文学起了一个名字叫“奔进的表情法”,称其为“情感文中之圣”。怀人散文所记人物与作者关系密切,作者在生离死别的情感冲击下,衔哀致诚,情真语真,从而使之成为世间最真挚感人的文字,千百年来绵绵不断。

现代以来,怀人散文流布更广,作家几乎无人不写。其中最为世人称道的有两位作家,他们是鲁迅和朱自清。朱自清的怀人散文以朴素见长,他善于在琐琐碎碎之中融入真挚的感情,在人人所有的意境里创造人人所无之妙文。鲁迅的怀人散文像他的其他创作一样博大精深,他以深沉的情感,崇高的格调留下了人间至文。从他们不同风格的创作中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文学传统。

朱自清的怀人散文自成一格,有其独到之处,但总体成就不及鲁迅。近年来,人们对梁实秋评价甚高。梁实秋有一本《怀人丛录》,读过之后,不敢说梁文不好,但感觉过于繁复,给人印象不深。胡适《悼念志摩》很好,但可惜他这样的文章太少。鲁迅的怀人散文无论是在质量还是在数量上,同时代的作家少有能望其项背者。其怀人散文篇目主要包括:《阿长与山海经》《我的第一个师父》《纪念刘和珍君》《藤野先生》《范爱农》《忆韦素园》《为了忘却的纪念》《忆刘半农君》《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等十数篇,几乎每篇都称得上是精品。鲁迅把怀人散文推向了新的高峰。

二

鲁迅怀人散文的特点,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曰格调高远,二曰感情深挚。怀人散文因为所写对象是作者的亲友,所以文章一般多限于叙家常琐事,谈私人友情。或者就人写人,就事写事。思想相对单纯,境界相对狭小。就连《五人墓碑记》这样的优秀作品,最后也落脚到烈士的个人名利上,止于所谓“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